

谁来阻止他再度杀死亲人？

时隔四年，这个熟谙《资本论》和《三国演义》的男人再次杀死了自己的亲人。上一次是嫂子，这一次是亲生父母。上一次惨案发生后，他在司法部门和家庭间被“推来推去”，直至悲剧再度降临。法律机器再次启动，留下的危机却依然没有解除。这一切，真的无法避免吗？

村里的“帅小伙”、吉他弹得好、脑瓜子聪明；精神病、杀死嫂子、四年牢狱、弑杀父母——这些关键词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错位又真实。陕西省渭南市故市镇扁家村田间地头，中年男人李勇就那么站着。他的左手边是一座坟，新的；右手边是另外一座坟，有些年头。这坟墓里是他的父母，右手边的坟头是他的前妻。这两个坟头，全是弟弟带给李勇的。弟弟叫李宁，43岁，是开头描述的那个人。



父母出殡后，家中贴的挽联。

“我妈老打电话说：活不了了”

11月21日上午十点，母亲抱着一床新被子走进了对门大儿子李勇家，把这床新被子暂时存放在这里，转身就走了。留母亲吃饭、留宿，基本没有成功过，“她很怕三弟(指李宁)骂她”。

大儿媳扶着母亲走进了对面的家。她根本想不到，这是她最后一次看见母亲的背影。她也成为家里最后一个跟母亲说话的人。

十二点，李勇去父母家捶门，依然紧锁，屋内没有任何回应。他跑到窗户处往里扒着看，父亲母亲的床上只有空蚊帐，没有人。大儿媳从门缝往里瞅，“暖瓶都碎了”。李勇跑到后院，看到李宁在刨土挖坑，“你挖坑做什么？”李宁回答“我埋粪”，然后扔下锄头就跑。

走进院内，李勇看到：父亲和母亲倒在地上，中间还有一摊

长长的血迹。地上是碎成渣的暖瓶，厨房的桌子上放着母亲刚刚做好的炒菜花。当地习俗，人们一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是上午九点；第二顿是下午三四点。这是母亲给李宁做的当天第一顿饭。

11月27日，站在被称为作案现场的家中，二哥李红试图还原当时发生的一幕：父亲喜欢早起泡茶，一定会烧开水。李宁应该是打碎了父亲的暖壶，被父亲骂；李宁遂开始打父亲。在厨房刚做好饭的母亲闻声出来拉架，一起遭殃。

现在的家中，父亲母亲当时的血迹还在，李宁挖了近半米深的坑依然没有埋上。中间横着一张原来三姐做美容时的按摩床。“当时法医做尸检用的”，旁边是父亲母亲当时穿在身上的棉袄棉裤，散落一地。

惨剧发生前，几个子女都曾收到母亲发出的危险信息。

“我妈前一晚给我打电话，说她活不长了。”二姐李燕告诉记者，她提出让母亲搬到她家住，“我妈说先给李宁做点饭”。

二哥李红得到的信息更频繁。作为六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走出农村的人，他得到母亲更多的倚重。“我妈老打电话说：活不了了，还告诉我一定别回去。”

43年前，李宁出生在这个家庭里。他上面已经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作为最小的孩子，李宁是被“宠大的”。近一米八的大个，是兄弟三人中“长得最好看的”；干装修期间，别人搞不定的活，他都干得好。他还有音乐天分，吉他弹得像模像样。

经众人口中交叉佐证，李宁“脑子开始出问题”是在婚后两

年，他的大棚西瓜事业失败，贷款的一万块全部赔进去。这对他打击很大。再一年，妻子主动和他提出离婚。结婚三年多，两人一直没有生育。

此后，李宁开始爱抽烟、不干活，想得多，“他胡怀疑，你进他屋子，他不在，他就觉得你要害他；或者拿走他的东西”。母亲曾试图让李红带李宁去医院看看，被李宁拒绝了。

杀害父母，距离他上一次杀人，仅过去四年。四年前，他用石头砸死了自己的嫂子，为此入狱服刑。

今年7月7日，李宁回到家中。四个月后，他杀死了父亲母亲。

之后，他霸占了父亲的床，并在每层被褥之间都放了几把大小不一的菜刀。床头放置着锄头、斧头、耙子。

为何监狱为他减刑？

11月21日那天，十里八村来了很多人，甚至平时得绕开走的一个个大水洼，也被人群盖住看不见了。

渭南市临渭区公安分局出动了100多个警察搜捕李宁。每个警察需要配备一个识路的村民当向导，那一百多个向导，一下子就的人群里自告奋勇地站出来了。抓捕用了三天时间。

而这三天，俨然成为全村人的噩梦。家家户户都大门紧闭。有的老人连白天都不敢上厕所，把尿桶拿到屋里；多户有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暂避在外。平时三两坐在门前晒太阳的身影全都不见了，门前成垛的玉米无人晾晒。“如果再逮不住李宁，村里就要只剩下空房子了。”

事实上，2015年7月7日李宁回来后，村里人就开始躲着他走。

临渭区人民法院当年的刑事判决书已经在官方网站上公开。李宁这样形容2011年7月7日这一天：“……她一边摘(黄花菜)一边说我，嫌我不干活，老要烟，我就和我嫂子骂开了，后来我就从水渠边上拾了一大块水泥块从侧面朝她头上砸了

两下，她倒在地上后我就回我父母家了，之后回到了我住的屋，之后被带到了故市派出所”。

自此，李宁开始了被家人和司法机关推来推去、直至弑杀父母的人生道路。

一位亲属告诉记者：四年前李宁被抓后，检察机关曾给家里打过电话，因李宁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打算将其放回家中，被家里人拒绝。这一说法未获当地检察机关证实。

在那份判决书中，法院裁定李宁“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之所以判决如此之轻的主要原因，是陕西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李宁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涉嫌作案时“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而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家人均表示，并未接到过这份判决书，甚至都没有看过。自然，他们也错失了认为法院判决不公，提起抗诉的时机。

监规纪律，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成绩优良，劳动中服从分配，计分考核中得积极10个。故被减刑，提前释放。

其间，李家人多次收到“政府”打来的电话——他们并不能分辨政府、法院、监狱的区别：需在7月7日接李宁回家。每一个家人都拒绝接李宁回来。李勇和李红干脆认为，杀了人却四年就被放了，这是“政府的失职”。以几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把李宁送去精神病院，几近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拒绝无效。7月7日，故市镇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彭飞陪同监狱工作人员一起把李宁送回家中。彭飞对记者转述监狱方当时的“苦恼”：李宁减刑一年后属于刑满释放，“正常应该是他的家人去接他，否则监狱就得亲自把他送回来，要不监狱再关押他，属于犯法”。

当天在李宁家负责对接的扁家村村委会主任吴国宝回忆，他只问了监狱工作人员一个问题：李宁在监狱是否还犯过病？对方回答：“没再犯过”，稍后，补了一句：“没再犯过”。

狱方停留不到半个小时就匆匆离去。吴国宝送别他们转身进屋，忍不住叮嘱李宁几句，“你爸妈都七十多岁了，你这次回来要安分守己、好好生产……”，话未说完，李宁突然站起来，走出了屋，“当时皮笑肉不笑”。吴感觉，“他还是不太正常”。

二哥李红则认为监狱的减刑裁定书上说的是“假话”。李宁回来后，他曾亲自问过李宁在监狱表现如何，李宁回答，“我一直没病，我就是故意装的，让别人以为我有病，他们就把我放回来了”。甚至还引用了《三国演义》的例子，“《三国演义》里有些人一装十几年，我还能装一段时间？”

李红认为，李宁被放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李宁装病，“比较麻烦，就给放了”。

李宁在监狱的表现究竟如何？记者联系华山监狱采访，被告知需有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的同意手续；而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办公室回以“你去问他们村里人吧”和“不清楚哪个部门负责”。

把李宁鉴定为慢性精神分裂症的陕西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心亦拒绝了采访。

“这个家门再也不会向他敞开”

四年前，前妻的后事花销三万，李勇至今还有七千余块没还上。

11月25日深夜，他现在的妻子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婆婆捂着头从对门往自己家里走，血一直往外哗哗地流。妻子在梦里叫起来，李勇被吓到，摇醒了她。夫妻二人在深夜里相对流泪。

这天白天，李勇被叫去谈话，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区里和镇上民政部门将补助他们家三四千块钱，让他十天后来拿钱。故市镇一名负责人称，“这是镇民政办按照国家有关救济政策通过民政局申请办理的”。

李红则竭力想证明李宁是在装病。四年前，他曾被临渭区公安分局叫去问话。“那时我就跟警察多次说，‘他的精神病是装的，如果再把他放了，他还会杀人。’”如今，一语成讖。

他曾带着李宁在渭南市干过几年装修。其间，他觉得自己的弟弟跟别的农民“不一样”。“整宿整宿地看书，你知道他看啥书吗？《资本论》！”他认定李宁杀人时“没有疯”。如果“政府”不放回李宁，将其重判，父亲母亲的悲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李宁再次入狱，弑杀父母一事在当地政法圈子里引起了震动。渭南市政法委已过问此案。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形容，“朋友圈里那几天都是关于这件事的信息”。

当时从监狱手中接收李宁的彭飞认为，此事的根源在于“政府对于有精神病问题的‘隐患分子’，没有免费治疗的相关政策”。

在他的工作经历中，也曾遇到另一个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该名精神病患者监护人已离世，当地村委会通过转租其承包的土地，并提前收租，用收到的租金送其去精神病院进行了治疗。

中国首位司法精神鉴定专业博士、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心主任王小平透露，在司法精神鉴定的实际操作中，慢性精神分裂症“占一部分”比例，相较急性精神分裂症略少一点。但其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觑。

民法通则、精神卫生法均规定，作为监护人，对李宁这样的精神病人具有监护的职责。但均非强制性规定。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三十一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对在家居住的患者做好看护管理”。

“目前我国的管理体制是不完善的，我们没有一个协作管理体制。为什么李宁能被放出来？出来后放到哪里去？”王小平说，“对李宁这类特殊人群，目前没有对应的一个独立系统。‘放到医院，医院也有点困难；放到社会，家里也有点困难’。所以大部分人只能是家里来管，而大部分受害人都是家里人”。

李宁目前处于刑拘阶段，还未被正式批捕。家人们一致断定，如果他此次再被放出，必定会杀更多的人，而且，一定是家人为先。

如果李宁再被判定为精神病，只被判几年怎么办？二姐李燕回答：“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回来了。”

她重复了多次。“这个家门再也不会向他敞开。”

“我恨死了！”李勇说。这个被自己的亲弟弟杀死前妻，又杀死父母的男人，说这句话时双眼瞪得很圆。“如果再只是判几年，我就可以杀他了。我不害怕了，我都没有父母了。”

李宁被抓两天后，父母出殡。家门口贴上了一幅挽联。上联是“逆子伤害父母命”；下联为“双虎持棍送坟园”。横批：“云消雾散”。

(据南方周末)